

文化视点

# 河南灵宝现6000多年前制陶业特征显著的史前聚落

**据新华社** 随着河南灵宝城烟遗址发掘的推进，一座制陶业特征显著的仰韶早期聚落揭开面纱，房址、陶器、经淘洗加工的细泥块及大量草木灰、烧土等，为研究仰韶早期山区小遗址的聚落功能提供重要依据。

“遗址出土陶器31座，其中一座竖穴式升焰窑堪称同时期‘最先进’，窑室底部一周有11个圆形火眼，火门、火膛、窑室等结构完整，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好的仰韶早期陶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灵宝城烟遗址发掘领队魏兴涛说。

距今约5000年至7000年的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发达的制陶工艺为人熟知。这一时期的彩陶色彩绚丽、图案丰富、绘画手法高超娴熟，达到中国史前彩陶文化的巅峰。

灵宝城烟遗址发现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数量最多，褐陶和灰陶较少。出土陶器的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黑彩宽带状、三角纹等。

“以往发现的仰韶早期陶窑形制小，结构简单，多为横穴窑。竖穴升焰窑结构更合理，火用效率有所提高，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出来的陶器质量也更好，质地更坚硬。”魏兴涛说。

魏兴涛表示，窑室构造进一步增强火用效率。“早期的陶器烧造是堆烧，把陶器直接放在火堆里烧。窑室就像煮馒头的篦子一样把陶器支撑起来，用的是火焰温度最高的外焰。”

# 故宫博物院居海外综合影响力前十博物馆榜首

**据中新网**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简称《报告》)显示，海外综合影响力前十名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位居榜首，中国国家博物馆名列第二，上海博物馆名列第三。

《报告》指出，综合类、历史类博物馆排名靠前，海外知名度均较高；中东部地区博物馆上榜率高于其他地区；故宫博物院示范效应及行业声誉度显著。

《报告》表示，2019年，故宫博物院海外媒体报道量约1.5万篇，报道媒体覆盖近70个国家，海外主流媒体对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联合早报》等聚焦于故宫博物院创新博物馆形象、积极进行文创产品开发、举办丰富的境内外特色展览等，如“凤舞紫荆：清代皇后的艺术和生活”展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报道，海外主流媒体的积极报道助力故宫博物院保持较高海外品牌知名度。

《报告》建议，中国博物馆要以开放共享为基本目标，大力实施博物馆国际化战略，深化馆际交流合作，增强科研实力与创新传播方式并举，推动中国博物馆(展览)“走出去”，搭建起中外多元文化的沟通桥梁，用文物展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 “小林漫画”刷遍网络

**据中新网**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连我自己都羡慕”“人怎能如此易变，那个说好要白头偕老的人，早早地就秃了”……凝练幽默的短句，再加上流畅的水墨线条，这就是近年来刷遍网络的“小林漫画”。

它们的作者便是林帝浣：既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客座教授、人文艺术治疗科主任，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摄影师、专栏作家。不久前，还出版了一本新书《小林漫画：人间逍遥游》。

在读者心目中，他是幽默风趣的“跨界漫画家”小林老师；在林帝浣心里，漫画创作则是自己对抗人生危机的一个办法。对他而言，本身就是种治愈。

4月底，一场特别的漫画展在武汉的城市地标黄鹤楼开幕，规模不太大，但却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这场漫画展的名字叫《武汉一定赢》，作品多以水墨线条勾勒而成，画面简单干净，文字凝练却富有哲理，其作者正是林帝浣。他也是一位知名的“网红”漫画家，被网友昵称为“小林老师”，疫情期间宅在家中时绘制了许多漫画抚慰读者，为武汉加油。

# 汉墓为啥总被盗？

**据科技日报** 汉墓十室九空，是考古人士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被盗的总是汉墓？

汉代人口众多，西汉晚期达6000万人，故汉墓数量极多，是考古人员经常能碰到的。而且汉人喜厚葬，还会竞相攀比。汉朝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都被埋进了土里。这种畸形的墓葬习俗，是汉墓被盗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就是汉墓外观过于引人注目。封土是皇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功能相当于寻常百姓家墓的“坟包”，其下就是埋葬棺椁、随葬品的地方。皇陵的“坟包”当然比老百姓的壮观多了。汉武帝的茂陵，封土高达46米。这么大的“坟包”，对盗墓贼来说无疑是最佳的“路标”。

在汉代，墓室的材质悄然发生变化，由“木椁墓”向“砖(石)室墓”过渡。由于砖石防潮效果远胜于木材，这就使得汉代人更放心地把各种宝贝放进去，认为安全性比以前更高。

除了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正藏”的主墓室，秦汉时期的帝陵，还有“外藏”即数量众多的“从葬坑”。这些从墓坑里的宝贝，无疑也让贪婪的盗墓贼垂涎三尺。除此之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与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马俊才介绍，汉墓防盗措施少也是其被盗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是保护模式的探索创新，也是不得已的“抢救性”措施——

# 古建筑“搬家”的爱与痛

##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齐静

古建筑是先人留下的珍贵文化瑰宝，具有历史、文化、科技、艺术等多方面价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古建筑保护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建设与古建筑保护时常发生矛盾，而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古建筑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近日，位于济南西客站片区的腊山河公园对外开放，其中一座从拆迁村庄运来的四柱钟楼亭引人注目。这座修建于清嘉庆年间的钟楼亭和其他参照老济南风貌建成的仿古建筑一起，将公园装扮得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对于古建筑的保护，上策是原址保护，中策是异地保护，下策是图像留存。让古建筑‘搬家’，是保护模式的探索创新，也是不得已的‘抢救性’措施。”济南市古建筑爱好者黄鹏飞说。

## 面临“时代”新课题

“钟楼亭之前应该是在张庄街道大饮马庄村，后来演马庄、小饮马庄、大饮马庄7个村拆迁，就同意把村里的这个古钟楼亭移到腊山河公园了。”5月23日上午，在腊山河公园的四柱钟楼亭旁，黄鹏飞饶有兴趣地向记者讲解着。“听大饮马庄村的人说，钟楼原位于大饮马村关帝庙内东南角，庙后来没有了，仅剩这个钟楼。2002年旧村改造，他们将钟楼原拆原盖向北移动4米，修了护栏，加了顶盖。”

根据刻在钟楼亭内壁的《修建钟楼碑记》记载，该亭“修建于大清嘉庆二十三年孟夏下浣穀旦”。古人把农历四月称为孟夏，把每个月二十日至三十日称为下浣，而“穀旦”意味着“谷物丰收”，是好日子的通称。也就是说，这个钟楼亭建于1818年农历四月二十日至三十日的一个好日子，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虽然建筑达不到文物级别，但没有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消失，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黄鹏飞说。

济南市槐荫区文化和旅游局副调研员刘婷婷告诉记者，古建筑保护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古建筑体量庞大，包括屋墙、门窗等构件，必须整体保护，妥善维护；其次是古建筑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与其周边的地理环境、人文风貌等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与其他文物保护工作相比，古建筑保护难度更大。

“目前，我国古建筑保护主要有原地保护、异地保护、恢复重建等几种形式。”刘婷婷介绍，“原地保护，修旧如旧”是文物古迹保护的首要原则，原地保护有助于保护古建筑现存实物原状和历史信息。但同时，也有一些古建筑无法在原址进行保留、保护，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进行异地保护。可以说，异地保护是原地保护的一种补充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就进行过古建筑异地保护。20世纪50年代初期，位于中南海的云绘楼、清音阁，采取异地重建方式整体挪到了刚刚修葺不久的陶然亭。据了解，在异地搬迁前，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专门介绍了中国木构建筑特点及迁移中要注意的问题。由于木构古建筑梁柱、斗拱、门窗等是



□记者 齐静 报道

迁移后的凤凰公馆变为展示各类建筑文物、老建筑构件和地图地契的展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标准化尺寸，榫卯接头是活动的，拆了还可以再搭起来，关键是不能把构件弄乱或弄坏。最终，经过一年多紧张工作，两座古建筑实现了按原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技术异地搬迁。

除了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古建筑老化无法使用等问题，也是推动古建筑异地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古建筑收藏家赵文龙说，自己在安徽农村收回家具时，曾眼见一栋两百年历史的老屋倒塌，牛腿花窗等建筑构件被拆散拍卖。“许多古建筑为个人所有，当房屋年久失修、不宜居住时，房屋主人必须在原宅基上盖新房，只得匆忙处理传了几代的老房子。”

根据《文物保护法》，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或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但实际上有些人无法做到这点。赵文龙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异地保护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把马上要坍塌或拆掉的古建筑买下，拆散了编号，再运到合适的地方进行异地重建，这是许多古建筑收藏家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出于对古建筑的兴趣与喜爱，赵文龙在经营古典家具店的同时，也不断开展古建筑异地保护活动。

## 新技术帮古建筑“搬家”

谈起古建筑的异地保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迁移技术问题。在电影《飞屋环游记》中，面对房子不得不被拆掉的现实，主人公利用上万个气球把房子搬离了原址。当然，这只是电影创作者的大胆想象，真实的建筑迁移技术十分复杂。

2009年3月1日晚9时，一场别开生面的古建筑平移创举拉开帷幕。当晚，两辆运载量为1400吨的液压平板车，历时14个小时，将原位于济南市经八路拆迁片区的老别墅平移至28公里外的山东建筑大学新校区，而这项艰巨的工作是由山东建筑工程鉴定加固研究院完成。

“我经常到经八路一片区进行测绘，发现了这栋极具历史价值的老别墅。知道那里要拆迁后，就希望尽量保存下来。后来又与

市中区有关部门协商，决定将老别墅搬迁到我们学校临港校区安置。”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姜波回忆。经过反复考察商榷，大家最终决定采取建筑平移技术让老别墅“搬家”。

什么是建筑平移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不改变建筑原有外观和结构的前提下，将基础上的建筑与原基础切割分离，然后利用特制的平移系统将建筑物移动到指定位置的技术。“老别墅移动前，先将老别墅外部和内部加固，然后在楼体底部做一个底盘，底盘是钢筋混凝土做成的，承受楼体全部重量，平移时将建筑物及底盘置于拖车上，利用拖车完成迁移。”回忆起老别墅的搬迁过程，山东建筑大学工程鉴定加固研究院院长张鑫感慨地说。

据记载，现代整体平移技术始于20世纪初。1901年美国依阿华大学因校园扩建，将重60吨的三层科学馆进行了整体平移，采用的是圆木滚轴滚动装置，这一技术在当时引起了土木工程界相当大的兴趣和广泛讨论。在我国，应用整体迁移技术首例是1992年重庆地区某四层砖混结构平移了8米。而像老别墅这样远距离的历史建筑整体迁移在全国尚属首次。

除平移技术以外，“异地重建”也是实现古建筑“搬家”的重要手段。2009年，济南市普利门片区进行拆迁改造，德式建筑风格的凤凰公馆引起姜波注意。“受欧洲建筑的复古思潮和探求新建筑运动的影响，凤凰公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那个时期的建筑特色，展现了西方近代建筑对中国建筑文化、技术、型制等的冲击和影响。”深知这座建筑重要意义的姜波再次主张对其进行异地保护，并得到支持。

“异地重建”是将古建筑构件编号、拆卸后，运到异地按其原样重建的技术。与老别墅相比，凤凰公馆的面积、重量都要更大，并不适合远距离平移，所以我们决定采取“异地重建。”姜波说。当年9月，他带领十余位同学先对凤凰公馆进行了绘图，然后在图纸上标出每个构件编号，再把编号一一对应到凤凰公馆上。经过3个多

# 飞扬的笔力写非凡的人

——观作家熊育群写钟南山

□ 逢春阶

作家熊育群，在文友圈，多亲切呼之曰大熊。我与他相识十几年，其散文集《春天的十二条河流》出版，我写过一篇评论《以文字为砖瓦》，当时他还是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主编。后来熊育群成了广东文学院院长，凭着《路上的祖先》获得鲁迅文学奖。今年初他第一时间在《收获》杂志推出了长篇非虚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引起轰动。我也曾想过，要是谁能写一篇钟南山就好了，甚至动过写的念头，但念头仅止于念头。没想到大熊老兄悄悄干了这个大活儿。

搞过文学的人，都知道活人难写，活着的熟人更难写，正面的活着的熟人写起来难上加难。难在采访，难在核实，难在再现，难在可读。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了。怎么写他？媒体几乎天天在报道他，你还能给读者提供什么？能否第一时间捕捉新的信息？从哪个角度切入？怎么谋篇布局？怎么拿捏度？文学的书写空间在哪？钟南山是一座山，你怎么登上去？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写作。

我觉得摆在熊育群面前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把熟悉的钟南山陌生化。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只有陌生才有魅力。而要陌生化，必须突破人物内心活动描写这一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就容易两张皮。

面对困难，熊育群一一克服了。熊育群跟钟南山有缘。早在17年前的非典时期，在羊城晚报当编辑时，他就亲历了钟南山多次发声的

场景。庚子之春，熊育群再一次被钟南山的逆行震撼。采访钟南山本人很难，钟南山在抗疫前线忙，无暇他顾，熊育群就一直与钟南山的助理保持热线联系，“我一边写一边问，他提供了很多细节，重要的事情也得到了钟南山的印证和解答。不少专业人士都提供了帮助”。关键材料掌握了，专业知识补了课，细节掌握了，心里就有了底。脚力、眼力、脑力，哪一步都不能省，省了哪一步，你写起来就费力，表现就苍白乏力、有气无力。

最后呈现靠笔力。熊育群埋头写作的一个多月里，除了晚上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分一秒都不敢耽搁。灵感来了，就如疾风暴雨，不能停歇个不停，以钟南山的精神来塑造钟南山。熊育群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写大东西，必须是集中时间“埋头”。我为什么不成功，因为我集中时间，我三日打鱼两日晒网，念头太多。有些好题材也写了开头，但一场酒，就忘记了结尾，再两场酒，作品就永远没了结尾，所以，我手头好多烂尾工程。

一边说着“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一边又带着团队义无反顾地奔赴武汉。看似矛盾，却是逆行者的最好解释。什么是逆行？逆行就是不能行，我偏要行！熊育群抓住了钟南山的魂魄。他不想神化钟南山，“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有了这样的清醒认识，心态就放平了。《钟南山：苍生在上》贵

编钟红明认为，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要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必须要有飞扬的灵魂。我同意她的观点。

莫言曾在评价熊育群的作品时说，“他的散文，贯注着强烈的时空意识，总是能从司空见惯中，翻出大的境界，使人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莫言的评价是准确的。熊育群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他本可作为建筑学家，可他却选择了文学，时空意识肯定是强烈的，我说他是“以文学为砖瓦垒砌自己的情感暖庐、思想高阁、文学大厦”。

2011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作代会上，与大熊老兄相聚，他又说了自己的好多创作计划，我想能完成吗？近十年过去，他的一部大部都问世了，而我则依旧喝着小酒，醉眼朦胧地看着大熊登上山巅。我的心灵已经长满了老茧，用铁凿去凿都难以移除。而大熊是没生锈的斧凿，在暗夜屈闪着寒光。斧凿叮当作响，如他的老乡屈原在《天问》：“十多年前我在评论中说：‘我期待着育群兄写出更加博大更加雄浑的作品，用他神奇瑰丽的喷射的想象力，耐心地把他每一个细节都打磨得闪闪发光。’他终于写出来了。”

疫情之下，作家不能缺席，必须在场，气宇轩昂地立于天地之间，让久违的“崇高感”回归，为宏大叙事注入人文底色。“愤愤”二字，立身之贼也！大熊老兄，我向你学习！

## 小逢观察

